

“公办托管班”来了！如何办好管好？

生活观察

新华社记者赵琬微、吴振东、赵叶苹

近日，北京、江苏、河南等全国多地教育部门表示将开办面向小学生的暑期托管班，令一些正在发愁暑期“看护难”的家长喜出望外。人们普遍认为，由政府部门开设“公办托管班”值得点赞。

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三亚等地已经探索假期托管服务多年，解决了部分家庭孩子无人看护的难题，受到群众好评。但专家认为，要将这一服务持续开展下去，还需破解好相关服务人员和经费的来源问题，积极探索校内、校外人员共同参与的多元教育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

“托管班”解决家长后顾之忧

北京市教委7月2日发布消息表示，将面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开展托管服务。当日晚间，北京东城区家长王女士接到班主任通知，学校将于7月19日至8月3日开展托管服务，参加的同学可以报名。

“托管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有组织地开展体育活动等，地点在校园内。托管适当收取费用，对家庭困难学生免收托管服务费用。”王女士说，这个举措非常好。但因为之前考虑到孩子暑期无人看管，已经安排好跟爷爷奶奶回老家了，今年就先不参加了，下次肯定会上。

上海早在2014年就依托社区创办了“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并逐步实现全市所有街道、乡镇全覆盖，今年暑期已经开班。7月6日，在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内的爱心暑托班办班点，三年级女孩盈盈来到教室，惦记着要来上茶艺课。她的奶奶说，这里午饭好吃、课程也有趣，孩子很喜欢。

记者看到，教室布置得犹如一个儿童乐园，两间宽敞的房间内，各有统一着装的5名志愿者照看20名孩子，课程内容很丰富，有党史、科创、非遗技艺、棋艺等，还有体育锻炼时间。

在校内开展暑期托管也有先例，三亚市吉阳区自2017年开展小学生公益暑期托管课堂项目，学生除需要缴纳午餐费用外，其余课程免费。“今年有2600多人报名托管服务，占全区小学生人数的1/6，托管点覆盖城区四成小学。”三亚市吉阳区教育局局长侯雪华说，今年起，吉阳区的经验推广至全市，各区都将探索在校内开展暑期托管服务，以缓解小学生暑期看护难。



七月七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凤凰社区的暑期爱心课堂内，作为志愿者的党员教师在给孩子们上剪纸课。近日，浙江省诸暨市多个社区开设暑期爱心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为家长解决后顾之忧。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需逐步破解托管定位、人员保障等新挑战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在探索暑期托管服务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依托街道、社区，还是依托学校开展暑期托管服务，都需要进一步解决好定位以及人员、经费等保障问题。

——服务群体定位是否清晰？“7月5日是报名第一天，全校有十几名学生明确了意向。”北京一位小学校长说，我们附近三所学校的学生集中到一所学校托管。在报名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教师的自愿原则，发现一些家庭确实存在困难，比如双职工、老人身体不好、单亲等原因需要托管。

北京家长孙女士表示，学校发放了调查问卷，并强调家中确实无人看管、社区不具备看护条件才能报名。“感觉这个托管班的定位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托管对象主要针对困难家庭，我们就不给老师添麻烦了。但大多数家庭实际上都对假期托管有需求，还是希望这项服务能面对更广泛的人群。”她说。

——孩子的暑期需求是否满足？“几年前暑期托管刚开办时，上海家长们并不积极，觉得课程不够丰富，孩子收获不大。”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团工委副书记朱婷婷说，这几年通过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增加了艺术、科技

等趣味课程，现在上海的爱心暑托班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青睐，今年报名开通后几十秒名额就被一抢而空。

——物美价廉的服务如何持续？目前，各地托管服务均为公益性，每天收费从免费到几十元不等，补贴主要来自各级政府。

如上海为期三周的托管班收费600元/人，主要用于购买社会组织的课程，不足的部分由街道补贴。此外，上海通过招募志愿者的方式补充人员保障，今年共招募超过12000名学生志愿者。

上海电力大学大二学生徐畅是其中一员，除日常照看工作外，他还为孩子们准备了美术课程。“暑托班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有效平台，能让我们更加贴近社会、走进基层。”徐畅说。

三亚市吉阳区暑期公益课堂采取“政府采购+志愿服务”的模式，2021年，政府预算了50万元暑期公益课堂专项经费，除了课堂费用，还可以给学生购买意外伤害险以及提供100元/日的志愿者补助及志愿者餐费等，平均每个孩子投入不到200元。

一位基层教育管理者说，活动在校园内场地不用额外付费，主要需要支付水电费、保险费用、志愿者的管理费用等。公办托管服务事实上并不需要花费很多财政资金，能否办好关键在于组织者的精心设计、安排和责任心。

——孩子的暑期需求是否满足？“几年前暑期托管刚开办时，上海家长们并不积极，觉得课程不够丰富，孩子收获不大。”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团工委副书记朱婷婷说，这几年通过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增加了艺术、科技

“暑期托管”要考虑教师权益

受访业内人士提出，学校、社区开展“公办暑期托管”是政府的惠民之举，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减少校外培训给孩子带来的压力，体现了政府对百姓诉求的回应。但再好的“托管班”都不能成为孩子暑期生活的替代品。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提出，在开设托管服务中要关注教师的合法权益，不要将暑期变成“小学期”。学校在假期开展托管服务的同时，必须努力保障教师的带薪休假权，在实践中探索建立和完善教师轮岗轮休制度。对参加暑期托管服务的教师，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加班工资。

受访专家提出，学校举办暑期托管服务，不能取代更不能剥夺家庭本应承担的孩子暑期教育之责。暑期是中小学生放松身心、自主学习、社会实践的时间。在假期里，家长应尽可能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积极参与和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此外，要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鼓励各地探索不同模式的暑期托管服务。不仅学校、街道可以开展托管服务，少年宫、科技馆、儿童活动中心等校外公共教育场所，都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有了机制保障，廉价救命药为何依然闹“药荒”？

新华视点

新华社杭州7月7日电（记者黄筱、龚雯、林苗苗、董小红、岳冉冉）近期，氨苯砜片等几种廉价药出现断货，廉价救命药“药荒”现象再次受到社会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在上海、云南、浙江、四川等地调研发现，尽管相关部门成立了国家基本品种药（短缺药）供应保障联合体，一些廉价药、“孤儿药”被列入国家短缺药品清单，但由于一些措施未能真正落地，企业生产仍动力不足。

氨苯砜片一药难求

“急求！”近日，一些线状IgA大疱性皮肤病患儿家长在网络上四处寻求氨苯砜片。由于求药无果，有的患儿只好使用其他病人用剩的过期药。

氨苯砜片是什么药？为何会不见踪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教授朱学骏介绍，氨苯砜片是一种老药。作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被广泛应用于麻风病的治疗。后来，这个药品被发现在大部分线状IgA大疱性皮肤病患者身上也有较好的疗效。

“一般情况下，对于线状IgA大疱性皮肤病等自身免疫性皮肤病，医生会首选糖皮质激素。只有在使用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才会开氨苯砜片，将其作为一种联合用药。氨苯砜片的抗炎作用有助于控制病情，并且利于患者更快地减少激素用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任韵清表示，目前氨苯砜片确实一药难求，国内仅有极少数医院有存药。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路永红介绍，线状IgA大疱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孩子身上，国内外暂无发病率的权威统计数据。“我一年接诊的病人大概有10多例，有其他药能治疗线状IgA大疱性皮肤病，比如免疫

制剂、激素等。”

据了解，目前国内持有氨苯砜片生产文号的药企一共4家，分别为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花城药业有限公司。

记者走访上述四家药企获悉，氨苯砜片均已停产。昆药集团制造中心总经理曹祺表示，该企业的氨苯砜片产能约为每月3000万片，但目前处于停产阶段。

除了氨苯砜片，近年来出现短缺断供情况的廉价救命药还有治疗重症肌无力的特效药溴吡斯的明片、心脏手术用药物鱼精蛋白、治疗间日疟和卵形疟的伯氨喹、治疗心脏衰竭的抢救用药西地兰注射液和儿童肿瘤常用药平阳霉素等。

四川一家三甲医院医生介绍，溴吡斯的明片发生过数次断供情况，患者只能通过非常规渠道购买高价药品，一些不法分子趁机牟取暴利。硝酸甘油是冠心病和心绞痛患者在关键时刻的救命药，临床应用非常广泛，但全国多地都出现断货现象，而进口的硝酸甘油一盒价格比国产贵50多元。

成本涨、需求少、利润低

企业为何不再生产这些药？

一家氨苯砜片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原料药供应成本比较高，叠加其他生产成本等，每瓶定价需要几十元。相比原来每瓶几元钱的价格提高较多，担心市场不接受。但如果按照原价售卖，企业很难持续。

一位医药行业人士表示，原料药耗能高、污染严重，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多被列为限制类投资项目。随着环保要求提高，一些小企业难以继续，造成原料药上游不稳定，供货不及时，最终导致药品价格攀升。

同时，一些救命药的终端需求并不大。氨苯砜片曾作为麻风病用药被使用，随着我

国麻风病患病率下降，该药需求量减少，企业纷纷停产。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麻风病发病数量为200例，相比2019年减少了33例。

任韵清表示，氨苯砜片对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的有效性也是小部分临床研究报告和个案报道，并没有大规模的临床研究评估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加上一些新药频出，氨苯砜片的市场需求量并不大，企业缺乏生产力。

朱学骏认为，廉价药短缺的原因主要是定价太低。像“孤儿药”相对来说比较少用，企业的生产成本不能完全仅以药物原料计算，还要考虑其他成本。比如，生产一种药物后，所有设备要全部重新清洗才能生产其他品种的药片，这个清洗费用相当高。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董事长顾浩亮表示，如果重启氨苯砜片生产，需要进行恢复生产的工艺验证，企业投入成本较高。

曹祺表示，此产品长期未生产，按国家药品监管法规，恢复生产程序至少需要6个月。

采访中，一些业内人士还提到，由于一些廉价救命药仅剩一两家生产企业，部分中间商用“买断包销”的模式大幅抬高价格，恶意“炒药”，加剧了短缺现象。

列入短缺清单的同时需推动生产落地

为解决廉价救命药“药荒”困境，国家相关部门近年来采取了多项措施。2017年6月，原国家卫计委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合理布局监测哨点，建立健全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制度，实施定点生产等重点任务措施。

2018年2月，工信部联合原国家卫

计委、国家发改委、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建设的通知》；2018年7月，我国首个国家小品种药（短缺药）供应保障联合体成立，致力于缓解部分临床必需药品供应紧张或短缺的现象，探索小品种药（短缺药）供应保障长效机制。

当前廉价短缺药供应保障机制日趋完善，但亟须更多具体落地措施。

曹祺表示，希望国家能给予原料采购方面稳定供货支持；药监系统可启用应急复产程序使企业快速恢复生产，及时供货；同时按照药品储备机制，由曾生产氨苯砜片的企业定点生产，能达到质量和产量双确保。

一些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缓解短缺需要政府各部门与行业协会、药品生产企业、患者搭建共享信息平台，卫生部门或药监部门收到药品短缺报告后及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沟通，实时监测和更新相关数据；当药企生产环节遇到困难，政府及时提供行政指导。

作为国家小品种药（短缺药）供应保障联合体成员单位，顾浩亮表示，两年来药联体发挥的作用比较明显，截至2020年底，6家小品种药联体共实现了100个小品种药的生产保供。“当前关键在于解决组织可持续问题，希望政府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指导，并形成长期保供的落地方案。”

药品关系到老百姓生命健康，不能视为普通商品完全按市场法则来调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药师于磊认为，如果仅靠市场竞争力量调节，这些廉价救命药很快会消失。国家应进行一定的补助性抢救储备和切实的保障办法引导生产企业，针对临床必需、不可替代、用量不确定、企业不常生产的抢救用药及罕见病用药，应该以省或地区为单位建立此类药品的储备制度，由专门机构负责该类药品的采购、储备及调拨。

（上接1版）“2005年，云南提出‘极小种群’这个概念，并实施抢救性保护行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卫邦说，极小种群物种具有四个显著特点，即种群数量极少、生境狭窄或呈间断分布、人为干扰严重、随时濒临灭绝。一个偶发事件，都可能给它们带来灭顶之灾。

拯救保护，刻不容缓。从概念到行动，从地方到全国，拯救保护极小种群物种形成广泛共识。2010年，云南省政府批复《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62种植物、50种动物列为极小种群物种，实施抢救式保护。随后，《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2015年）》的发布，进一步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上升为国家行动。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许多危在旦夕的极小种群物种，实现逆天改命。

“植物大熊猫”漾濞槭脱险记

漾濞槭听起来陌生，其实它是一种“枫树”，因发现于云南漾濞县而得名。它是典型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被称作“植物大熊猫”。

它的发现纯属偶然。2001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陈又生在查看槭树科标本时，发现一份采自漾濞县马鹿塘、标着贡山槭的标本与贡山槭有区别，推测可能是一个新种。次年4月，他到漾濞县马鹿塘实地考察，几经周折找到了这种植物，当时野外仅发现5株，后来将它命名为漾濞槭。

“它的叶片毛茸茸的，像一个胖手掌。果实长着一对果翅，像蜻蜓翅膀。”陈又生说，漾濞槭分布点生境明显退化，人为活动干扰严重。

要人工繁育漾濞槭，必须解决授粉、种子萌发两大难题。

由于植株相距较远，漾濞槭授粉有效性不高，结出的种子很少。研究人员曾经尝试嫁接，但没成功。后来参与漾濞槭保护的马鹿塘乡村民张国树想到一个“土办法”：到了漾濞槭开花季节，把一棵树上开花的枝条砍下来，绑在另一棵树上，没想到竟然授粉成功了。2008年秋天，授粉成功的漾濞槭收获了一批种子。

自然生境中，漾濞槭种子萌发率非常低。当地林业部门曾常规播种5万余粒种子，仅得到5株幼苗。受陈又生委托，张国树把几千粒种子寄给孙卫邦，请他帮忙人工育苗。孙卫邦不敢怠慢，带领团队迅速研究，掌握了“唤醒”种子的关键技术，成功培育出1600余株漾濞槭幼苗。

目前，孙卫邦团队培育的漾濞槭苗木已在昆明植物园定植50余株，在漾濞槭原生境回归定植4600余株，在云龙县漕涧林场、红河州芷村林场迁地保护种植各4000株，还有约3.8万株在苗圃中等待回归自然。他表示：“现在可以说，‘植物大熊猫’漾濞槭已经脱离险境！”

从资源调查、科学研究、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野外回归到种质资源保存，漾濞槭的拯救保护实践，为其他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提供了借鉴。

云南省林草局介绍，目前云南已建设30个就地保护小区、18个迁地保护基地和4个近地保护基地，滇桐、滇藏榄、富民枳、华盖木、大树杜鹃等一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从灭绝警戒线上被抢救了回来。

野象“羊妞”：从“弃婴”到“明星”

云南十几头野生亚洲象，最近成为全球舆论焦点。实际上，亚洲象也是典型的极小种群物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3个州市，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这群北移野象还不是野象界最早的“明星”。在它们爆红之前，有一头叫“羊妞”的亚洲象，完成了从“弃婴”到“明星”的逆袭。

6年前的2015年8月17日，在普洱市思茅区橄榄坝，一位老婆婆在家的柴房中发现一头被遗弃的新生小象，它看起来奄奄一息，脐带伤口已经化脓。她给小象喂了点水，拨打了野生动物救助站电话。

随后，小象被送到西双版纳的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医护人员给它清创、消炎，摄入营养。找不到象奶，医生们决定给小象喂羊奶。由于小象“属羊”，又是喝羊奶长大的，大家便给这头雌性小象取名为“羊妞”。

“羊妞”睁眼看见的第一个人，是陈继铭。他在老挝学过6年的野象驯化和饲养技能，回国后应聘到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成为一名“象爸爸”。他说：“刚开始，我们4个‘象爸爸’轮流照顾它，晚上同它住一个房间。它慢慢康复以后，就变得比较好动，甚至爬到床上和人一起睡。”

为了让“羊妞”顺利成长，必须给它找个“妈妈”。陈继铭介绍，救助中心物色了两头母象——“然然”和“平平”给“羊妞”当临时妈妈，但一开始只要“羊妞”一靠近，两头母象就驱赶它，可能是因为“羊妞”身上有羊膻味。“象爸爸”想到一个“象粪掩盖计划”，他们找来两头母象的象粪，给“羊妞”涂遍全身。这回奏效了，两头母象开始愉快地陪“羊妞”玩耍。

现在，6岁的“羊妞”已经长成身高1.7米、体重1.3吨的“大姑娘”。野化训练成为日常项目。每天上午，“羊妞”量完体温后，就跟着“象爸爸”上山，学习辨认野外能吃的植物。工作人员还给它开了抖音号，发布“羊妞”滑山坡、踢足球、卖萌的视频，获得近1000万次点赞量。

“野象毕竟有野性，为缓解人象冲突，我们给村民修了防象围栏，用高科技手段监测预警，努力让人象和谐相处。”云南省林草局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向如武说。目前，云南野生亚洲